

文艺理论学习小辞典

論作家的工作

第四輯之二

新文艺出版社

作 家 的 工 作

伊·愛倫堡著 沈 潔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上 海

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

論 作 家 的 工 作

原 著 者 伊·愛 倫 堡

翻 譯 者 沈 潔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洽興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 (585) [I 96] 本書 40700 字

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0000 冊

定價 2,4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一

我最近接到一個讀者，年青的列寧格勒工程師的一封來信，他問我：『您怎樣解釋我們的藝術文學比我們的生活軟弱而貧乏的這一事實呢？我們最近談論過這件事，誰都無法解答。難道能夠把我們的蘇維埃社會和沙皇俄羅斯相提並論麼？可是，古典作家却寫得好些。當然，有些作品讀來是很有趣味的，可是也有許多這樣的作品，使你忍不住要問：爲什麼要寫這個呢？彷彿一切都有，然而總有些不夠之處，書不能打動心坎，人被寫得不像實際的樣子……』

這樣的意見我聽到過不止一次了，所以我想同讀者們交換一下關於作家的工作的意見。當然，我想說的話是主觀的，是以個人的經驗爲根據的。蘇聯作家被對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愛，對它前途的信心團結在一起，可是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寫不同的事物，我們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經驗。所有一切的作家一定會同意我的某些見

解，但也有許多見解是許多人所不同意的。馬雅河夫斯基有一次說過：『我不能定出任何規則來，說明一個人怎樣成爲詩人。這樣的規則根本是沒有的。』同樣地，也沒有怎樣成爲小說家的規則。我絕對不想建立一種理論或者提出一些忠告——這將不僅太不謙虛，並且也是愚蠢的；不同的作家通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以不同的方式寫作，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創作過程。我簡單地想講一講我怎樣理解我的工作。

那個給我寫信的人說，我們的現實比我們的文學更爲光輝而強大，這當然是對的。我們現在沒有列夫·托爾斯泰，沒有薩爾蒂柯夫——謝德林，沒有契訶夫，沒有高爾基。（這並不就是意味着我們沒有優秀的作家和成功的小說。）問題不在於大自然或『命運』給了某一個時期這麼許多天才，却薄待了另外一個時期。要回答列寧格勒工程師的問題，必須講到作家的工作的性質。

愛好照相的人把照相匣子軋搭一按，只要百分之一秒，就足夠可以把一個走着、甚至奔跑着的人的外貌印在感光的底片上。畫家叫模特兒坐下來，長久地凝視這個人的臉，要在他的線條上揣摩出性格和內心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工作和畫家

類似：他仔細地研究主人公。

偉大的先輩比我們工作起來要容易得多；他們描寫非常緩慢地變化着的社會。當然，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經歷了改革時期，在作品裏反映了社會的變革。可是在龐巴杜爾^①們的王國以及在高洛甫略夫^②們的家庭裏，不會有過深刻的靈魂變動。契訶夫早期短篇小說的男女主人公們也出現在他晚年的作品裏面；作者的手法變了，模特兒却仍舊是那一些。

我們眼看着我們的社會日新月異地建設起來。許多現存的（並且不是年老的）作家們的書，曾經有過迫切的意義，並不喪失藝術優點而變成了歷史性的東西，例如『毀滅』或『被開墾的處女地』。人，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心理，都在變化着。衛國戰爭的英雄不像『夏伯陽』或『鐵流』裏的英雄。我們今天的學生和一九二五年工人補習學校的學生很少有類似之處。甚至以前認為固定不變的感情也非常迅速地變化着，我們今天一對情人的感受就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青年男女的感受大不相同。

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岡察羅夫、契訶夫徹底懂得他們的主人公們在任何環境

下怎樣地感覺，他們怎樣地行動。蘇聯作家要瞭解迅速變化着的同時代人的思想與感情，就困難一些。不能夠把作家加以揭發或僅僅加以描寫的業已形成的社會的反映，和社會史上前所未聞的自己參加着創造的正在建設中的社會的反映等量齊觀。

不由得就發生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作家們現在是怎樣寫作的呢？他們的任務看來要容易些：表現一個老朽的、但還存在着的、世界。然而，西方的現代文學是以貧弱使人吃驚的；關於這一點，連法國、英國、美國的善意的批評家們都一致指出來了。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段時期裏，上世紀的偉大作家們還創造

● 龐巴杜爾是法國路易十五的寵妾，後來謝德林用這名字稱呼他的主人公，就成爲奸佞專橫的官吏的代名詞了。

● 謝德林在『高洛甫略夫老爺們』裏描寫地主高洛甫略夫的一家，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亞林娜·彼得羅夫娜和猶杜施卡。

過一些卓越的作品，例如：羅曼羅蘭、德萊塞、蕭伯納、漢姆生^①（他的生命的可恥的結局並不使我們忘掉他早期長篇小說的優點）、威爾斯、羅哲·馬旦·杜·迦、高爾斯華綏、霍普曼、亨利曼、皮藍德婁。在這一時期裏，美國出版了許多充滿着殘酷與人道性的優秀的長篇小說。海敏威^②、柯爾岱拉、斯坦培克^③、福克納的初期的著作以真誠而深刻的絕望震驚讀者。有些批評家責備這些作者陷於悲觀主義。當然，那時在美國也有過作家描寫先進社會集團反對種族主義、發財思想、野蠻和蔑視人類尊嚴等等現象的鬥爭。可是，美國的先進集團還是軟弱的。被責備陷於悲觀主義的作家，描寫了他們所看到的東西，用自己的絕望來對抗幾百萬白璧德^④先生們的註冊專利的微笑。

最後，在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歐洲的作家們——摩利亞克、岱勃林、徐爾·羅曼、莫拉維、朱易斯、羅特及其他等人——在才能卓著的書裏描寫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衰敗和凋敝。現在西方不再有人寫這樣的書了；我所列舉的作家裏面，有些墓木已拱，另外一些擱筆不寫了，還有第三種人精神上渙散了。

在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世界的作家們知道他們的社會必遭滅亡，但他們還

有一種即使爲了悲泣也是必要的平靜。他們的絕望還保持着分寸，能夠寫進藝術裏去。現在資本主義西方的作家們不知道明天他們的主人公，甚至他們自己，將發生些什麼事情。當聽人說再過一年要擲原子彈的時候，當一條街上美國兵在行軍，另外一條街上擠滿着罷工工人的時候，要思考長篇小說的計劃是很困難的。有些文學家在報紙上發出歇斯底里的狂叫，另外一些人勉強地描寫着只有精神病醫生或犯罪學者才會發生興趣的稀有的怪事。

① 漢姆生（生於一八五九年），挪威作家。最早的長篇小說「飢餓」帶有自然主義傾向。後來的許多小說日益鑽到心理分析的牛角尖裏去，把人與人的關係還原爲兩性衝突，而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更是極端反動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了法西斯慕士林的幫兇。挪威光復後，以叛國罪受到審判，其財產全部被沒收。拿這樣一個反動傢伙來與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羅曼蘭並列，當然不免是抬高了。作者的意思應該是指一般情況來說的：當時，無論是怎樣平庸的作家，到底總還有一些「作品」，現在却只能讓色情讀物或偵探冒險小說去泛濫市場了。

②、③ 均係曾經自命爲「進步作家」的美國小說家，現在都已蛻化變質。

④ 美國作家路易士筆下一個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典型。

這便是分崩瓦解的社會的作家們所面臨的命運；可是，資本主義國家裏存在着卓越的作家，他們的書傳達到人們的心裏，帶給他們無論在西方貧窮或富饒的國家裏都不可能有的東西：希望。新的書找到了新的讀者。拉丁美洲的老百姓頭一次才讀長篇小說或長詩，拉丁美洲的作家們的書頭一次才行銷全世界，難道不令人驚奇麼？歐洲很少有人知道詩人魯班·達利奧^①的作品，可是現在沒有一個愛好文學的歐洲人不津津有味地閱讀聶魯達、亞瑪多、紀廉^②的書。難道土耳其有過一個作家爲農民、礦工、水手所熟悉，難道有過一個土耳其作家著名於國外麼？可是，納瑞姆·希克梅特的詩歌打動千百萬人的心。難道『雷諾』^③的工人讀過梵樂希的詩麼？可是，他們現在讀着（感受起來不容易的）艾呂雅和阿拉貢的詩。當法國官方代表想在國外傳揚本國的威光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舉出這些大作家的名字來。在戰後，美國那些被稱爲『沒落一代的作家』的作者的作品暗淡失色了，可是霍華德·法斯特的才能長成了，強大了。我所列舉的作家都是和資本主義社會割斷了關係的。也許，因此我才認爲他們是優秀的作家？不，我列舉的都是一些真正優秀的作家：他們面向了未來，因爲他們精神上高出於其他人之上的緣故。

西方有一些讀者，只讀偵探小說或者『讀者文摘』用來款待他們的半感傷半淫蕩的荒唐廢話。在有些國家裏這些讀者爲數很多，可是誰也不會把他們稱爲人民的心靈、良心或將來。那些工作着、創造着、思索着的讀者寧願讀真正好的書。

我們的長篇小說的譯本，在法國，在斯坎的那維亞諸國，在拉丁美洲，都獲得了成功：這不能用它們怎樣寫成這一點來說明，却要用這些長篇小說寫的是什麼這一點來說明。

我最近讀了一個年紀尚輕但已享盛名的法國作家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的主人公，一個青年，專門喜愛男色，後來跟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太婆結了婚，爲的是要佔有她的產業，在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新婚之夜以後的第二天，又到年青的妹妹家裏去幹出了逆倫的行爲。法國讀者讀了這樣的書之後，在『青年近衛軍』或『收穫』

● 魯班·達利奧（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南美洲著名詩人。

● 紀廉（生於一九〇二年），古巴共產黨中委，詩人。

● 法國著名的汽車廠。

裏呼吸到一口新鮮空氣，是很容易明白的事。

西方的黃昏落在後面。暮色裏充滿着引起輕微的驚恐和悲傷來的朦朧的影子。現在，那邊是深沉的夜。

每一個社會都曾經有過藝術繁榮發達、和諧獲得勝利、充斥着完美的作品的時期。這樣的時期叫做正午。蘇聯社會現在正在清晨；對於歷史說來，幾十年是短促的一瞬。我們的作家好像偵察兵一樣。這說明了我們爲什麼還沒有普希金或托爾斯泰的原因。可是，我們會有這些作家的：正午就在前面。

法國現在沒有巴爾扎克、斯湯達、雨果、福樓拜、左拉。英國現在沒有迭更斯、拜倫、雪萊。這些國家必須發生許多變化，才有希望產生新的迭更斯或者新的斯湯達。目前，他們一切都落在後面。

二

在四面低垂着窗幔的房間裏打開一本書來閱讀，讀者就好像開始了長途旅行一樣；即使小說的主人公住在同一個城裏，也許就住在同一條街上，也沒有關係。

那麼，讀者想到哪裏去？他希望在一本書裏發現些什麼東西呢？

毫無疑問，一本歷史小說可以增長讀者知識，補充歷史的篇幅，使這些篇幅生動起來，我們不能根據阿·尼·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研究彼得大帝時代，但這本書却給了我們彼得大帝時代的具體的感覺。一部行動展開在讀者不知道的地區或者他不熟悉的環境裏面的長篇小說，有着認識上的意義，它使地理的篇幅生動起來，讓人知道異地的生活的細節。然而，不管『靜靜的頓河』裏面哥薩克生活的描寫多麼鮮明，風景多麼絢爛奪目，它們却只是幫助蕭洛霍夫表現他筆下的主人公們的精神世界，讀者也總是全神灌注地注視着格利高里的命運。

若要理解冶金生產的步驟或現代建築的方法，讀者與其去問一個作家，還不如去請教一個專家好些，因為作家是『收集材料』，簡單點說，就是或多或少誠懇地把專家們解釋給他聽的東西加以消化。一個經驗宏富的農學家比一個小說家更擅於講述農村經濟的成就，一個軍事理論家比一個最勤勉的美文學家更能正確地分析斯大林格勒或庫爾斯克弧形包圍線的大血戰。

有這麼一個領域，作家必須比他的同胞和同時代人瞭解得更為深刻：這就是人

的內心世界。描寫主人公的外貌，他所處的環境——住宅或者工廠的車間——是必要的，可是這並不難，這樣的描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假定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住在讀者近旁的伊凡諾夫。對於讀者說來，無論伊凡諾夫的外貌或者他的日常生活，都不是什麼祕密。讀者看見過伊凡諾夫不止一次，聽見過他在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言，也許還到他家裏去過。然而，伊凡諾夫對於他仍舊是一片熟識而又不能理解的土地。如果作家敢於表現這位遙遠的鄰居想些什麼，他怎樣忍受痛苦，怎樣勞動，怎樣愛，怎樣犯錯誤，那麼，讀者讀了這本書之後，就會感覺到自己充實了起來；他認識了伊凡諾夫——這樣也就更清楚地認識了自己。

當然，如果假設的伊凡諾夫是一個五金工人，那麼，作家也得在工廠裏來描寫他；工作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們社會裏，尤其是極重要的一部分。在這場合，作家必須懂得冶金生產，可是他描寫車間，爲的是表現伊凡諾夫，却不是描寫伊凡諾夫，僅僅爲了表現削金車床。

讀者指望作家比他更深刻地研究人類感情的世界，作家的燭銳的眼睛可以比

於愛克司光。讀者打開一本小說來閱讀，希望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夥伴、同時代人、朋友、敵人。他希望更充分更正確地認識自己，瞭解自己的生活。

列夫·托爾斯泰所表現的社會的成見和褊狹，現在再也沒有了。可是三山紡織廠的女工却爲安娜·卡列尼娜的痛苦灑落同情之淚。她懂得一顆愛人的心的失去保障和母愛的力量。古老的故事幫助年青的女人諦視自己的心靈深處。一個現代的女讀者閱讀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不僅爲了熟悉僵死的社會的風俗習慣，並且也爲了要理解活生生的人類感情的複雜性。

列寧出色地指出了托爾斯泰所不能克服的社會矛盾。在列寧看來，俄羅斯的道路是明明白白的，托爾斯泰却看不到它。可是列寧閱讀托爾斯泰的作品，不僅爲了揭露托爾斯泰哲學的孤立無援，偉大的作家幫助了他更充分地熟悉人們的內心世界。

我記得一個年青的女人，三山紡織廠的女工，怎樣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她向作家們『提出了要求』：爲什麼沒有描寫紡織女工生活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從那以後，將近二十年過去了。在這時期中，居然出現了一些以紡織工業的

工人爲主人公的作品，然而工廠的圖書館裏需求最廣的却不是這些作品。難道列文和伏龍斯基比同時代人更使女工們感到興趣麼？不是的。可是，顯而易見地，在描寫紡織工人的書裏表現的不是人，而是車床，不是人類感情，却只是生產過程而已。

三

千百萬蘇維埃人都知道煉鋼的手續怎樣進行，選種家怎樣培養新種的蘋果，高樓大廈的建築工人怎樣工作，可是決不是所有一切的讀者都能設想怎樣創作長篇小說。藝術創作的心理學還很少被人加以研究。

也許，我們的批評家們分析了作家的成功或失敗之後，接着會闡明和產生藝術作品有關的問題？不，遺憾的是我們還很少有認真的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在有些評論家看來，書籍分成兩類：得獎的和挨罵的。批評家們在考察第一類書的時候，通常總是敘述一下內容，像七年級的學生^①做的那樣，而在結尾處，爲了表示自己的獨立性，預先防止可能發生的『誇獎過甚』的責難起見，就歷數這部被評論的

長篇小說的欠缺之點，以此歸罪於作者。當考察他們認為應該挨罵的書的時候，這些批評家就變成檢察官去了。對於一部可能寫得並不令人滿意，但却是公民的誠懇態度絲毫無可懷疑的作者抱着良好的目的寫成的長篇小說，他們幾乎斥之為犯罪的行為。講到這樣的一本書，批評家們並不敘述內容，而只是從原文裏摘出許多文字來，用來作為攻擊的物證。

批評家們狂捧或者詆毀一部長篇小說，却很少論到這部作品和同一個作者的其他作品之間的關係。他們像考官一樣地批給分數，却不設法解釋作家的成功或失敗，指出藝術作品是怎樣產生的，作家的性格和他整個的創作怎樣密切地關聯着。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存在過像蘇聯這樣的對於文學與作家的迫切的興趣。我們的文學家似乎沒有一個人不曾收到過幾百封讀者的來信。也許，作家們會不顧人家疑心他們躊躇滿志而告訴讀者他們的作品是怎樣孕育成功的？也許，

● 蘇聯實行七年制的普通教育，相當於初中畢業的程度，「七年級的學生」即謂一個普通初中

學生。